



帝宫欢

上册

新浪文学原创人气作家
古典纯爱言情的新巅峰

风宸雪

著

帝宸

上册

风宸雪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帝宫欢：全2册 / 风宸雪著，-- 北京：现代出版社，2016.4

ISBN 978-7-5143-4704-3

I. ①帝… II. ①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5486 号

帝宫欢 (全2册)

- 作 者 风宸雪
责任编辑 陈世忠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信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40.5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4704-3
定 价 69.80 元 (全 2 册)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录】contents

缘起.....	001
第一章 宫闱变.....	003
第二章 波云谲.....	039
第三章 凤阙舞.....	064
第四章 凉薄恩.....	083
第五章 筹谋深.....	112
第六章 争不休.....	143
第七章 意缱绻.....	201
第八章 帝王心.....	246



缘起

空气中弥漫着旖旎的花香，放眼望去，山崖上是一片圣洁到极致的白色花海。这种花，叫曼陀罗华。

此刻，在花香中，隐隐还掺杂着一些浓郁得让人心悸的味道，那是属于鲜血的味道。

她就站在这片花海的尽处，玄黑的衣襟被风吹得鼓扬开来，却扬不去眼底的绝望。

她就这样绝望地凝着箭簇射来的方向，凝着那手握弓箭像皓月一般的男子。

而箭簇的尖，已深深刺进她的胸口，鲜血将那一片玄黑染成绛紫色，也将她足下的曼陀罗华染红。

她的唇边浮起一抹笑靥，在这样的时刻她仍能笑得如此美丽动人，源于她的容貌，本来就能让世间再美的事物在她跟前都会黯然失色。

那是一种超脱尘世的绝色。

现在，她要离开尘世，离开这一切了吧。

“呵，你真的这样做了，是我太傻——”

没有等男子说话，她兀自说了下去：

“其实，我很想知道，你对我说过的话中到底有没有一句是真的。可现在不重要了……”

她始终是傻的，傻傻地还会说出这句话。

希冀着，他说，至少在那些欺骗和不择手段的利用中，至少有那么一句话是真的——他喜欢她这一句话是真的。

这毕竟曾是她的希冀，是她自遇到他以来最美的希冀。

可当他率领坤国的大军，铁蹄踏破锦国的帝都，将她的亲人一一斩于剑下时，她就该清楚，希冀终究不过是希冀罢了。

语音落，她取出挂在颈部的一个小小的血红琉璃坠，用尽最后的力气将它碎去，碎去的刹那，有声嘶力竭的声音传来：

“不要！”

她没有循声望去，因为，她的目光一直驻留在男子的脸上，那声嘶力竭的声音不是他发出的，他的薄唇自始至终没有动过一动，只随着琉璃坠的粉碎，神色漠然冷冽。

在陷入黑暗前，这是她最后看到的景象，也是最后残留的关于他的一切——漠然、冷冽。

所谓的感情，之于帝王江山来说，终是放在被利用、被舍弃的位置。

是她太天真，相信爱能凌越所有。

如今，她为这天真付出了该有的代价。

世人只当曼珠沙华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们不知道，当温热的鲜血把曼陀罗华染红后，其实，那就是曼珠沙华。

曼珠沙华——黄泉的引路花。

开花不长叶，长叶不开花，花叶两不相见，生生相惜，有着永远无法相会悲恋之意的引路花。

现在，她是要随那引路花去了吧。

在身子倒入花海的瞬间，一颗晶莹剔透的泪从她紧闭的眼角滑落。

玄黑的袍襟在空中划出最后一道凄美的弧度，那金龙的利爪狰狞可怖，粉碎了最后一抹残红……

史官记：永安三十三年，三月初一，坤国灭锦国。

一夜间，锦国的国花曼陀罗华悉数被染成红色。

传说中的黄泉引路花，在那一年，终于盛开了在凡尘……

第一章
宫 闱 变

坤国，永安三十六年，早春。

帝宫前，秀女们的绯色车幔马车缓缓驶入宣华门，半个时辰后，东华门也迎来了青色车幔，载着新选宫女的马车。

这些秀女和宫女同日入宫，纵然此时身份悬殊，日后，谁为凤谁为奴，却是端看自个儿的造化了。

车至两仪门前纷纷停下，其中一车内最后下来的一名女子，姿容在这一众宫女中是出众的。

这份出众，哪怕放在应选的秀女队列中，无疑都是上选。

连教引嬷嬷看到这名女子时，都稍稍惊了一下。

女子的瞳眸，实在太美、太美，映着初升的旭日，只把平素瞧惯各宫娘娘妹色的教引嬷嬷愣了半晌，方回过神。

女子行至教引嬷嬷前，躬身递上执函。

这执函是通过宫外初选时的凭证，上面有该名宫女的名字以及体貌甄选的记录。

教引嬷嬷接过执函，特别留意了一下女子的名字：何明露。

教引嬷嬷敛了心神，验看完所有宫女的执函后，吩咐新进的宫女分列两排，随她往宫里的尚宫局行去。

这些宫女在宫中的生涯，就将从此开始。

往尚宫局，必经元辉殿，亦是今日选秀的殿宇。

此时，先进宫的秀女均站立于殿前，等着永安帝的钦选。

一胆子稍大的宫女抬头望了一眼秀女的队列，轻声对旁边相熟的宫女道：

“瞧这样子，也不见得比我们好看多少，不过出身不同罢了。”

未待旁边的宫女出声，且听得教引嬷嬷威严的声音传来：

“在这宫里，想要活得久，最好先管住你们的舌头！”

语音落，队列中刹时噤声，再无一丝的动静。

明露低着小脸，瞧着裙裾下行步间稍稍露出的绣鞋尖尖，心里只惦念着阿爹、阿娘。

她本是茶农的女儿，这一年大旱，连带着茶圃都被殃及，恰逢镇里张贴皇榜大选宫女，每位入选的都可得纹银二十两，对于农家来说，二十两银子实抵上两年的收成。

所以，阿爹为了一家数口的生计，忍痛送她进宫。

对此，她没有怨言，按着坤朝的规矩，宫女年满二十五，得了恩旨就能出宫，只是有些不舍。

大前年，她发过一次高烧，醒来后，记得从前的事不多，可这三年中阿爹阿娘对她的好，记着就够了。

轻舒了口气，队列已过元辉殿，经拱门来到奉乾殿。

这当口，突听得一阵钟声传来。

这钟声，凝重，悠远，一声声地传来，教引嬷嬷震了一震，旋即凄凉地道：

“皇上崩驾，跪——”

突如其来的噩耗，只让明露随众人匆忙跪下，额俯叩到手背。

偌大的帝宫，除了有宫人急急从甬道奔过的细碎声音，突然变得很安静，安静的空气里，分明还有些什么在涌动着，让人的心底愈渐不安起来。

而这一跪，跪了很长的时间，直到晨起的曦光渐渐变成日光的炙晒，前面的元辉殿终是传来愈大的声响。

整齐的步伐声后，仿似在宣读什么诏书，紧跟着是女子惊慌失措的尖喊，这些尖喊打破了压抑的安静，队列中有胆子稍大的宫女抬起脸来。

从拱门那端，且见急急奔来一名秀女，一边奔一边惊恐失措地喊：

“不！我不要殉葬！不要！”

但她没有来得及跑出多远的路，就被两名紧随其后的御林军拖了回去。

跪伏的宫女队列开始骚动，“殉葬”两字撞入明露的耳中，她亦朝那尖叫来源瞧去，却仅瞧到华裳的一角无力地垂落在地，那秀女已被拖过拱门。

只一扇拱门，隔去的就是两重天，这一刻，拱门那端传来越来越多的尖叫声。

这些尖叫声让本跪伏在地的宫女恐慌起来，随着一队御林军的出现，恐慌变成了真实的惧意。

在这队御林军的前面，一名太监尖细着嗓子宣道：

“来呀，把这队宫女一并送去伺候先帝。”

话语甫落，御林军迅速分成内外两层，外面的围成一个圈子，里面的则拿着白绫，只往宫女的脖颈中勒来，跪伏在前面的几名宫女未及应声就在那些白绫下顷刻葬送了性命。

而跪伏在后的宫女，很快明白过来，这便是彼时那名秀女口中的“殉葬”！求生的欲望让她们再不顾任何礼法，纷纷起身、窜逃，仅求活命。

明露是跪在前列的，求生的本能让她也很快起身，随着那些宫女合力撞开了御林军包围圈的一角，明露趁乱只和少部分宫女冲了出去。

奉乾殿前的苑子不算大，紧随在后的御林军个个凶神恶煞，很快又结束了几名宫女的性命。

明露的思绪纷纷，如果这么逃，逃出去的机会很小，倘若趁乱往遮挡多的地方去，先藏起来，或许还能有条生路。

可她的小算盘，如何逃得过那批御林军如鹰般犀利的目光呢？早有一名士兵瞅见她朝假山奔去的身影，提着白绫便追了上来。

明露听得身后有步履声渐近，情急间，她仗着身形娇小，绕着假山一个打转，便躬下身子从假山洞里爬了出去。

她的动作轻快灵巧，几乎一气呵成，可这一爬出她才发现，眼前是更让她害怕的景象——

一把明晃晃的长刀径直从她的跟前砍下，她的脸下意识往后一缩，额上盘起的发髻已被这一刀砍落几缕下来。

纷纷扬扬的发丝飘零而下，她没有尖叫，仅仓促抬起手握住刀刃。

血从掌间渗下，舔着刃口，一滴一滴溅落在绿茵地上，煞是醒目。

其实，那刀在割落她几缕发丝时已减缓了速度，在她抬起眸子时便减轻了力度，然而，她反射性地一握，终究是伤到了她。

持刀的是一名骑于骏马之上，身着雪色盔甲的男子，他有着如同夜空最璀璨星星一般的眼眸，这双眼眸在睨到何明露的脸时，却显出一丝别样的神色来，在触到那鲜红的血时，更折射出一抹不忍。

饶是手心很疼，明露都没吭声，而她晶莹的眸子，在日光下有着最明媚的华彩，这层华彩的边缘是一层淡淡的紫色，很淡很淡的紫，逐次地融进瞳眸中，是让人一见即无法忘记的眸子。

比眼前这名男子璀璨的眼眸更加动人，仿似有着摄人心魄的魅惑。

现在她只牢牢握住刀刃，丝毫不放松，出自求生的本能。

“别杀我——”怯怯地对着这位素昧平生的男子，说出这句话，但没有其他求饶的言辞。

男子的眉心一皱，亮光闪过时，那刀已用了最柔和的力度从她的手中抽离，紧跟着，他俯身一提，她娇小的身子随之被他提到马上，他张开宽大的斗篷只将她的身子紧紧掩住。

“别出声。”他的声音终是在做完这一系列动作后，在她头顶响起。

她噤声。

莫名，会觉得安全，即便就在刚刚他伤了她。

也在这时，能听到斗篷外一名士兵匍匐于地的声音：

“末将参见翔王殿下。”

他是翔王？

她并不知道皇帝驾崩后发生了什么，只是从被翔王提上马的瞬间，她看到翔王周围那无数的士兵，以及在几个时辰前还明媚鲜艳的秀女，如今纷纷倒在地上的情形。

这些是目前她知道的全部，这些全部仅含射出一个意味——在这帝宫，除了皇上，任何人的命都如草芥。

“嗯。”他应了一声，只将披风愈紧地拢住她的身子。

她在他的斗篷下，将流血不止的手小心地捂住。

“启禀翔王，末将等奉命送应选宫女殉葬，有一名宫女逃至此处，故末将追其至此。”

“快继续去找，别耽误了殉葬的时辰。”翔王只淡淡地吩咐出这一句，一叱骏马，径直朝前奔去。

她不知道他会带她去哪，也不知道她的命会不会在下一刻仍将终止。

她能做的，仅是深深吸气，以此平定忐忑的心跳。

在危急的关头，唯有镇定，才能保证不会出错。

不过一炷香的工夫，翔王就勒停骏马，他的斗篷散开，有明亮的阳光笼住她的身子，以及因流血略显苍白的小脸。

翔王先行下马，甫站定，将手递给她：

“下来。”

旭日的金晖照在这个男子的身上，仿似将他雪色的盔甲都镀上一层光芒，这层光芒在这萧瑟的帝宫是暖融融的。

望着他递来的手，明露有些踌躇，而他的手覆上她的手腕，轻轻一拉，想把她带下马来，她有些窘迫，分神间一脚踩空，险些就要从马背上摔落。

幸好，他疾走上前。

她摔落在他的臂弯中。

翔王的眸底掠过一丝异样的神色，瞧着那张娇媚的小脸，也凝进那双举世无双

的眸子。

这份异样在明露娇小的身子于他怀里稍稍一挣时，他方回过神来，将她放到地上。

眼前是一座殿阁，上书“浮隐殿”三字。

外头声响很大，唯独这里是静谧的，除了他和她之外再无旁人。

他没有说话，只迅速解下盔甲内的汗巾，将她受伤的小手很快包好，接着以披肩覆手，牵起她的手腕，将她带入殿内。

明露没有挣脱他的手，隔着披风，能真实地觉到他手心的温暖，这种温暖，在这个乍暖还寒的早春，能驱散些许的冷冽。

纵然只第一次见他。

纵然方才他手里的刀险些要了她的命。

她仍安然地跟着他，步入这座殿。

这里俨然是一间供休憩的殿宇，琉璃珠帘后摆着玉石凉榻，他掀开琉璃珠帘，止了步子，稍转身：

“想出宫吗？”

他突兀地问出这句话，对着眼前的女子。

明露怔了一怔，出宫？

双手下意识轻轻绕了一下裙带上的璎珞，方才只想着避过殉葬，却没想过，即便侥幸活得一时，以她的身份又如何能在宫里待下去。

出宫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真的可以出宫吗，会不会连累阿爹阿娘？

他将她犹豫担心的神色尽收眼底，语音轻柔：

“如果愿意信我，待在这哪都别去，最多子时我会带你出宫。”

这句话，确是让她的犹豫担心都悉数消去。

她愿意信他。

在没有退路的时候，有人愿意给你一条继续走下去的路，还是堂堂的王爷之尊，为什么不试着去相信呢？

没有比死更坏的事了，不是吗？

殿门关阖，明露娇小的身子缩进玉石榻下。

玉石榻真冷，她必须将身子蜷缩起来才能抵御这些冰冷。

隔着玉石榻垂落的璎珞，正午的太阳在逐渐地西移，不久这一日就将过去。

她从进宫到出宫，或许，亦不过是在这一日间。

出宫后，等风头过去，应该还能见到阿爹阿娘吧？

而有了入宫给的二十两纹银，他们一家人能团圆地抵过这场大旱，终算是意外之喜。

纵然，她并不知道，翔王救她出宫后，出于报答，她是否该在翔王府为奴一段日子。

算了，先不去想这些，头稍倚在玉石榻的脚靠上，却是能安下心来入睡。

这样的安心很是奇怪，难道因为他让她等他来接，并在临走前告诉她，这里很安全吗？

不管什么原因，此刻，她双手环住臂膀，汲取自身的温暖，就这么迷迷糊糊地睡去……

临近黄昏，殿门被一身着雪色华贵宫装的女子推开，复关闩。

女子雪色宫装的裙摆上勾勒着象征尊贵的云纹，只梳了简单的环髻，不施脂粉的粉脸是倾城绝色的，她迈着细碎步，眉宇轻颦间，手方要抚到某处，殿门却骤然被再次推开，夕阳似血的余晖下，男子轩昂的身影出现在那。

男子在殿门复关闩的黑暗中，朝她走近。

女子随他的逼近，向后退去，未几，已退至玉石榻前，她的身子一晃，反手撑住榻沿，抬起眼睛，凝向那名男子：

“本宫——”

话未说完，男子将一件物什递至她的手中：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

女子的手一震。

现在的她，确实再没有退路了。

从男子手中接过那件物什，相接间，指尖触及，她的手蓦地往后一缩，却仿似看到男子的唇角轻轻勾起。

未待谁再启唇，蓦地，随着不算轻的一声“砰”，俩人循声望去时，恰是一名身形娇小的宫女从玉石榻下滚了出来。

亦在这时，殿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女子的神色一慌，她足下的宫女发出低低的唤疼声，殿门已然被推开。

夜色初笼的殿外站着翔王，他看到殿内的情形时，神色一变，只这一变，仍依礼拜道：

“参见皇贵妃娘娘。”

皇贵妃——

是，外人眼中，她就是永安帝生前最宠爱的妃子，而早就不是太傅府中的大小姐风初初了。

女子的唇边嚼出一抹笑意，这抹笑意随着她轻启樱唇悄然敛去：

“翔王不必多礼。”

所幸那人走得及时，此时的殿内，除了她和翔王之外，只有那名来历不明的宫女。

寻常的宫女，是绝不会传入浮隐殿的，如今看来，似乎与翔王有关。

即便翔王的脸色平静，她依旧能辨出些许端倪，源于女子特有的纤细敏感。

而那名宫女除了方才发出一声外，早跪伏在旁，看上去只像是随伺她的宫女，然今晚她又怎会带一名宫女入浮隐殿呢？

贴身宫人都被她摒至拱门外守着，倒是可见翔王也没有经拱门进来，否则，早就该有宫人通禀了。

永安帝驾崩，果然每个人都在打着自个儿的盘算，竟都会猜到这里藏着什么东西，包括平素对皇位最不看重的翔王。

一念甫止，殿外传来士兵的通报：

“皓王驾到。”

这么快就来了。

其实也不算快。

再凝眸，殿外一名身着明光铠的男子涉月而来，纵然他只是一名凡人，可就这么走来时，他周身的气势，却是连那初升的月华都抵了去。

所以，先帝赐“皓”为他的封号。

皓，皓——

她拢了神思，皓王西陵夙已行至她跟前，微俯身，算是行礼：

“父皇驾崩，请皇贵妃速去寿极殿。”

她没有应声，只把纤手扬起，莹白的手中赫然握着的正是一卷明黄的诏书：

“皓王、翔王，恰好二位在这，还请代为宣告诸臣，本宫这次提前从行宫回来，只为护送先帝留下的遗诏。”

闻听此言，翔王的神色有些讶异，皓王仍淡淡地站在那，风掀起他的披风，他的目光，有一缕越过皇贵妃，落在殿内那跪伏的宫女身上，现在，那名宫女谨小慎微地跪着，额发有些散开，落在她白皙光洁的脸侧。

此刻，拱门外陡然传来女子娇斥的声音：

“放肆！连你们这些奴才都敢挡本宫的路不成？”

随着这一声斥，一个同样着雪色宫装的女子从拱门外径直走了进来。虽然宫装的颜色是一样的，可终究是不同的，女子的宫装上没有云纹，有的仅是象征宫内高位后妃可着的锦纹。

一纹之差，差的何止是天壤。

一如女子即便是太子的生母，但到先帝驾崩前，她的位份始终是惠妃，甚至连三夫人之位都不可企及。

三年前，先帝在一夜临幸风初初后，于三日间连晋其三级，直至六宫如今最高的皇贵妃之尊。

而这宫里，自元后薨逝，再不曾立过中宫。

三年中，不时有先帝欲待皇贵妃诞下皇子后，废储君，改立皇贵妃之子的谣言传出。

然而，只是谣言吗？

对此，她时刻战战兢兢，生怕皇贵妃有喜之时，就是她和枫儿母子被废为庶人之日。

源于枫儿生性淡漠，被立太子，只因着枫儿是皇长子，元后又未诞下过嫡子，加上她父亲是前朝的中书令，门庭亦算显赫的缘故，全不是先帝对此子青睐有所立，是以根基自然不稳。

想不到，这三年的战战兢兢，却在今日演变成了另一种噩耗。

原本今日是后宫诸妃有着怨艾，也有着幸灾乐祸的日子。

怨艾，是因为三年一度的选秀会为后宫带来新鲜明媚的女子。

幸灾乐祸，则是这些女子无疑会分薄皇贵妃的君恩。

果然在距选秀尚有半月时，先帝便在某一晚怒气冲冲从皇贵妃的关雎宫中离开，翌日，皇贵妃就推诿身子不适，独自一人去往行宫，直至选秀前都未回宫。

名曰调养身子，实只让六宫以为，是皇贵妃恃宠生娇，容不得新人，导致失宠。

然而，未等到皇贵妃失宠，就风云变幻地成了六宫诸妃的齐齐失宠。

先帝驾崩的噩耗来得措手不及，其后，太子贸然拥兵逼宫，更是匪夷所思。

而皓王联合翔王，似早有准备般，仅用了半个时辰就平息了这场逼宫。

当这条消息传到景福宫时，她才换好孝装，等着前头太监的传唤，去往寿极殿。

只是不曾想，得来的竟是太子谋逆的消息，接下来，无论她怎样派人打探，都得不到枫儿的一点讯息。

愈发觉得不妙，派去打听消息的宫女福如却带来皇贵妃回宫的消息。

这道消息，让她只嗅到更浓的阴谋味，所以，这一趟纵是以卵击石，她也无法回避。

在这之前，她嘱咐福如，千万把她匆匆写好的信札传给宫外官拜中书令的弟弟，唯求得到弟弟的一线帮助，但，此时的宫里早无人能出去了。

可即便来了，又有何用呢？

仅能看着、听着，风初初的语意里含了悲戚的味道，将那遗诏呈予已然起身的皓王：

“因为太子是皇上最器重的皇子，皇上才给了太子悔过的机会，殊不知，太子仍是步步紧逼，要了皇上的命……”

而惠妃随着这句话，只慢慢瘫软在地……

自始至终，明露跪伏在那，哪怕承诺带她离开的翔王近在咫尺，她都不能抬头。方才，因睡过头竟然身子一歪，滚跌出玉石榻下，是最大的失误。

她现在唯有祈求众人不再注意到她，尤其是这位尊贵的皇贵妃娘娘忘记她才好。否则，等待她的将是什么，她很清楚。

除了殉葬之外，这帝宫的暗流诡谲让她初见了端倪——

先帝驾崩，按例，伺候过先帝却无所出的嫔妃，会遵照祖宗的规矩殉葬于帝陵。

只是刚才，又临时添了一人——惠妃。

美其名曰，惠妃自愿殉葬帝陵，来抵去太子谋逆的死罪。

实际谁都清楚，这样做，一来坐实了太子谋逆的罪名，中书令亦会受到波及。

二来，失去母妃家族的支撑，太子即便活着，已如折翼的鹏鸟。

可若不这样，或许连太子的命都保不得。

明露能听到，惠妃在说出那句自愿殉葬时，是怎样的疼痛，所有的盛气凌人，在那一刻只化作了软弱的恳求。

而皇贵妃没有立刻发落惠妃，仅是让人把惠妃带往景福宫，稍后再行处置。

为了孩子的生命，惠妃自愿走上殉葬这条路的心境，现在的明露是无法体味的，她只将脸更加俯低，但求这些人散去时能忽略她。

可在惠妃痛哭的声音逐渐远去时，她低垂的视线却看到一双丝履映现在跟前。那是双绣着彩凤的丝履，履尖缀着一颗璀璨夺目的夜明珠。夜明珠的光芒熠熠闪进她眼底时，皇贵妃的声音悠悠传来：

“你是哪宫的宫女，为何在此？”

皇贵妃的声音很轻，稍远点的人都该是听不到的。

明露眉心一颦，许是在她睡着的时候，这里发生了什么不愿让别人洞悉的事。

毕竟翔王说过，这里很安全，是否也意味着绝对的隐秘性呢？

所以，她现在想撇清，都是撇不清了。

“回皇贵妃娘娘的话，奴婢是今日的应选宫女。”明露应出这句话，“奴婢不想殉葬，才躲到此处，却是惊扰到皇贵妃娘娘。”

这身份必是瞒不过去的，坦白的说，或许反能有所转圜。

“哦，就你一人躲到此处？”皇贵妃看似漫不经心地问。

若是她一人，就无须忌惮什么了吧。

眼下，翔王仍立在庭院内，即将继位的新帝——皓王似在吩咐着他什么，所以，这座殿内就只有她和皇贵妃二人。

生或者死，皆在皇贵妃一念间。

“是，只有奴婢一人逃到此处。”

皇贵妃微微一怔，才要发落，却听得明露的声音再次响起：

“皇贵妃娘娘，奴婢不想死，若娘娘大恩，留下奴婢这条命，便对奴婢有再造之恩，奴婢唯有以忠心来报答娘娘。”明露将小脸俯低，叩于青石地上。

“是吗？”皇贵妃稍俯下身子，纤手抬起明露的小脸，语音压低，“本宫只知道，这宫里唯有死人才是最不会背弃自个儿诺言的。本宫从来不缺忠心的奴才，凭什么要费力去留下你呢？”

“娘娘容禀，纵然死人不会背弃诺言，但有些事，却并非是死人能做的。倘若奴婢是那忘恩负义之人，以娘娘之尊，再要奴婢的命，同样易如反掌。”明露镇静地说出这句话，抬起眸子，只凝注在皇贵妃的脸上，“而奴婢会证明给娘娘看，奴婢值得娘娘留下这条命。”

“这倒是个很有趣的提议。”皇贵妃轻轻松开手，目光扫过明露的手，那里缚着的是一条汗巾，这条汗巾让她的唇边微微勾起一道浅弧，也下定了决心，“好，本宫暂且留下你这个会忠心于本宫的宫女，一如你所说，本宫是再造你之人，从今日起，你的名字，你的一切，都将是本宫赋予你的。”

“奴婢叩谢皇贵妃娘娘救命之恩。”她方要重重叩首，却被皇贵妃一手拉住。

“蒹葭，扶本宫出去。”皇贵妃声音恢复常态，淡淡说出这一句话，一手虚扶了一把明露。

蒹葭？

明露已然明白过来皇贵妃的意思。

是啊，与其要皇贵妃去保一名本应殉葬的宫女，何不另给她一个身份呢？毕竟皇贵妃才从行宫回来，新的身份完全能圆上。此外，在殉葬中少了一名宫女，这些责任是执事太监需去担的，谁又敢怀疑到皇贵妃带回的宫女上来呢？

而翔王允诺的出宫，对她本来就是奢侈的念头，活着留在宫里也终是好的。

蒹葭，是的，从今晚开始，她的名字叫蒹葭。

“是。”蒹葭起身，扶起皇贵妃，步出殿时，西陵凤已噤声站在那。

她低垂的眸光，能瞧到翔王欲待上前，却不得不退在西陵凤身后的轻微动作。

“皓王，叛乱初平，本宫不能为前朝做些什么，唯有竭力替皓王分担后宫的琐事。”皇贵妃说出这句话，眸华如水，凝向西陵凤。

一日不登基，一日仅能以皓王相称。

“一切有劳太后了。”西陵凤启唇，这一句话，恁谁都听得出其中的分量。

毕竟，西陵凤生母康敏皇贵妃已逝，若他尊她为太后，等于她不会因先帝逝去又无所出，必须按着祖宗规矩殉葬于帝陵。反而，从今晚开始，她将站在后宫最尊贵的女子位置。

这些，是任何人都不会拒绝的恩旨。

她自不会例外。

微拢了下素白的披帛，她只将手搭在蒹葭伸出来的手上，朝外走去。

经过翔王身旁时，蒹葭眸子的余光，看到翔王的手紧了一紧，却是想对他道声谢都不能了，只匆匆地擦肩而过，裙裾曳过处，不知曳碎的是谁人的心思。

一路行去，有肩輦代步，蒹葭跟在輦旁，今日的一切转变得那么快，可她知道，这将是她在宫里活下去必须要适应的。

是的，活。

倘若一开始，她进宫的念头是关于早早熬到年份，求得主子的欢心，得一道恩旨出去。现在，经过这日的事之后，只变成了怎样在出宫之前好好地活着。

这才是最基本的东西。

輦至一座宫前停下，皇贵妃下輦，她忙伸手扶着。

宫门上悬挂的匾额，书“景福宫”三字。

皇贵妃看着那三个字，顿了一顿，方轻移莲步进得宫内。

正殿外守着几名太监，殿内，犹亮着烛火，皇贵妃慢慢走进时，硕大的茵茵连理镜前端坐着惠妃。

皇贵妃屏退其余宫人，只让蒹葭接过一名太监手中的托盘跟她入内。

托盘上盖着贡缎，贡缎下是什么，宫里但凡有点资历的宫人都是清楚的，然而蒹葭并不清楚，她只紧跟着皇贵妃，就这样走到惠妃跟前。

惠妃从菱花镜中凝向皇贵妃，居然唇角带了笑意：

“风初初，想不到，还是你赢了，没有诞下任何皇嗣，却是赢了！”

这笑声外，有的是凄凉，也是彻底的无望。

“进了这宫，赢，不过是一时的赢。”皇贵妃淡淡地说出这句话，伸手朝蒹葭一挥，“惠妃娘娘，时辰差不多了，请上路吧。”

嫔妃殉葬于帝陵之前，就会先被赐死，然后再将棺柩抬进帝陵。

而惠妃依旧笑着，对镜贴上手中拿着的一片翠钿：

“那一年皇上说，六宫粉黛，也唯有我配得上这种翠钿。”

皇贵妃从菱花镜中望去，纵然年过四十，保养得宜的惠妃贴上这种用翠鸟羽毛特制成的翠钿，仍是娇媚的。只是花无百日红，更何况盛开在后宫的花呢？

“可后来，他的眼里再没有了我，因为有了康敏，再后来，有你。呵呵，哪怕我生了枫儿，到头却还是败在了你的谋算下。风初初，太傅大人得女如你，真是够了。”

说完这句，惠妃站起身走向皇贵妃，皇贵妃却并不退后，仅是凌然地凝着惠妃，眸光里自有慑人的光魄：